

麵包的批評



如是見
陳德錦

指着雪白的上衣：「我是穿制服的，做包必定合乎水準。」言下之意：你不穿制服，批評我的產品是冒犯。

有人看畫，不味良心，說了幾句批評的話，畫家即回應：「你從未作過畫，大概也不行，怎能看得懂？」我想，畫家、詩人、麵包師傅，或者那一技之長者，心裏總有個分寸，去判斷自己的作品水平，由此而建立了一份自信。但批評者的褒貶，卻往往聽不進耳。自信，成為拒納批評的一道回力牆。

話說回頭，沒有技術的人就不可以批評嗎？我看未必。技術是達到完美表現的一個條件，工多可以藝熟。批評則不過從表現的好壞立論，有時客觀有時主觀。技術和批評固然有一定的關係，但也可以各自操作。

先從鑒賞者一方看：他走進畫廊、他打開詩集、他把一塊烘餅放到嘴裏，他要獲取的不過是片刻的快意和美感，無意去解構

作品，或從繁複的構造過程來論斷作品的好壞。然而作品面了世，他自然有權去評論，儘管顯得主觀，但他叫好叫不好，是他的直感或直覺，藝術家大廚師賣力製作，難道不就是要爭取觀賞者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感受？

如何解構作品，那又是另一回事。一個小說家也許能大略了解另一位小說家的寫作特點，但未必能深入剖析。有些同行真如敵國，互不交集，甚至彼此輕蔑。詩評家兼詩人艾略特所謂「一個傑出的作家同時是傑出的批評家」，不能視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批評者不應信口雌黃，也不應讓偏見掩埋良心，反之，他應有足夠的裝備去考察所要批評的對象。他可以用口、用筆，文章可短可長，絕對不限於冗長難讀的論文那一類。

不妨補充一句，由吃麵包的人評價麵包師傅的製作是恰當的。假如由他的家人或另一店子的師傅來評價，或許就不客觀了。我之所以批評，是期望對方精益求精，是願意像法朗士「靈魂在傑作中遊歷」那般，享用出爐法式麵包，不是要冒犯他的專業。除非他說，「有客人喜歡烘焙得見焦的」，那麼「嗜痂成癖」這句老話就派用場了。



「中央書院」古石牆

荷李活道有一段八十多米長的石牆。它是中央書院的遺跡，至今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書院於一八八九年在城隍廟的舊址上建成，後在一九四四年毀於火災，留下石牆作為歷史見證。

冬青樹下古石垣，雨打風吹一百年。不在深山修淨業，偏來鬧市續塵緣。耳聞天下悲歡事，眼望雲邊往返船。欲問百年功與過？待它開口那一天。

圖、文：方元

市井萬象

「滿腹經綸」墨水瓶



自由談

吳捷

人們自謙，或嘲笑別人沒學問，會說某人「肚裏沒有多少墨水」。有沒有想過，肚裏真正有墨水的，不是人，而是墨水瓶。現代鋼筆用的墨水瓶通常以玻璃製造，容量常為五六十毫升，也有法國 J. Herbin 十毫升、日本百樂 Pilot 十五毫升、德國百利金 Pelikan 三十毫升的中小瓶裝，橙紅柳綠，墨青藍藍，在案頭晶瑩相伴。最大隻的，也許是美國鯨魚牌 Noodler's 一加侖（近三點八升）超霸裝。它肚子裏的墨水最多，最有才學，不能稱為墨水瓶，而是墨水桶、墨水缸了。

墨水瓶屬於書寫工具，一如世界各地日常器物，起初限於個人或小團體（如抄書吏），後來隨文字、書寫和教育的普及，使用日漸廣泛，設計日趨便捷、美觀。中國的文房四寶，有墨有硯，大約於清代或稍早發展出墨盒，可以提前磨好墨汁，貯而用之，科舉考試，嘉惠士林，屬於墨水瓶的一種。過去中國北方室內無暖氣，冬季未生火盆的房間裏，墨汁會凝結為冰。高陽的曹雪芹系列歷史小說之一《三春爭及初春景》寫如何融化墨冰：紫銅銚子，放入室外採來的雪，其上架一雙炭灰的鐵篋；白銅的墨盒以抹布包裹，置於篋上，滾水蒸之。「不多片刻，連抹布將墨盒提到一邊，擺到不燙手，輕輕揭開，依舊是色澤均勻稠濃的一盒好墨。」墨盒發展到二十世紀初，器形和材質已五花八門，鑲以詩文畫印，常備几案，心情大好。

最原始的墨水瓶或墨水壺也許只是一塊石頭，鑿一個或數個孔，各色顏料分貯其內，加水即可蘸而書寫。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寫古羅馬凱撒時代的文具墨水壺、莎草紙、塗蠟的木板、金屬筆。書中附墨水壺復原圖，是兩個同心圓槽，無蓋，邊緣繫有金屬鏈和金屬鉤，便於攜帶和放置。死海附近曾出土一樽青銅墨水壺和一樽陶質墨水壺，大約製造於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之間。其中，陶墨水壺與現代普通墨水瓶大小相仿，通體有環狀淺紋，帶圓形手柄，形似咖啡杯，當是昆蘭宗團（the Qumran Community）抄寫經卷文書所用。昆蘭宗團幾代人半隱居於死海北岸，抄經、修行，不知墨水換了多

少壺，筆尖磨去幾多歲月。地老天荒，一隻隻握筆的手化作塵埃，燈燭、桌椅和天聾人語都湮滅無痕，只留下被時光齧為碎片的手抄文獻（即近兩千年後震驚世界的「死海古卷」）以及這兩樽粗糙的墨水壺，摸索着走出歷史的迷宮隧道，最終棲身於博物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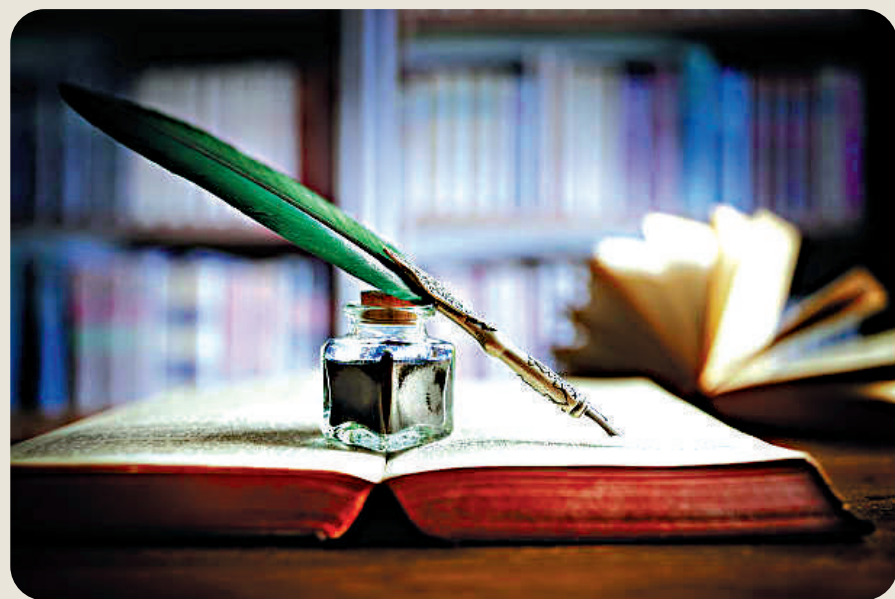
美國內戰時期，便攜式墨水壺發明，士兵、旅人皆愛用，很多明信片就是在戰場和車站草就的。玻璃和木質的小型帶蓋墨水瓶隨之誕生。那時，課桌一角都有一個圓孔或圓槽放置墨水瓶。我讀小學四年級時，語文老師每天會給我們朗讀幾頁十九世紀末意大利小說《愛的教育》，有時也會叫我到講台上替她讀。全書以小學生日記體寫成，書中有個故事我印象很深：七十八號囚犯原是木工，過失殺人，在獄中努力學習，並用釘子雕刻成一個木質墨水瓶送給老師。「瓶蓋上刻着鋼筆擱在筆記本上的圖案，瓶身周圍刻着：『獻給老師，六年紀念，NO.78』，下面刻着一行小字：『學習與希望。』」墨水瓶伴人求知，給人心。

現代墨水瓶的設計，實用與美觀並重，我手邊就有幾例。如百樂色彩筆五十毫升瓶，橢圓柱形瓶身，底部玻璃厚達兩厘米，瑩潤扎實。瓶底內部有小小圓錐形凹陷，可收集瓶中最後一滴墨水。百樂 Namiki 六十毫升瓶，腹寬底窄，像飛舞之人展開的裙裾。瓶口置一塑膠漏斗，當瓶中墨水所剩不多時，將瓶身倒轉後再開啟瓶蓋，漏斗部分可積聚滿滿一斗墨，其深度恰如多數鋼筆筆尖長度。如此，為鋼筆上墨時，墨水不

會染至筆握部分。百利金 4001 的瓶身左右側各有一斜面，在瓶中墨水將盡時，可側身放置，從而提升瓶中墨水高度，便於上墨。日常小物的可愛，就在於這一點貼心的心思。

墨水不僅是有色液體，也是把思想和情感從腦海中的飄渺形態化為實體的中介之一，所以象徵學問和智慧。墨水瓶與筆、墨、紙等形而下的「器」一起，等候有心人用心血來將它們點化，揮灑為連作者都無法預料的華章，所以英國 Diamine 有一款酒紅色墨水名為 Writer's Blood（作家之血）。但文具之力只是潛在的，遇到懶懶之人就毫無辦法。《圍城》寫方鴻漸海歸不久，本縣中學校長請他演講西洋文化。鴻漸翻了幾本書，湊滿一千多字的講稿。「這種預備並不費心血，身血倒賠了些，因為蚊子多。」後來，我們知道，方鴻漸的即興演講「轟動」全縣，因他沒在學問上下功夫。

有人如我一樣，喜歡更換墨水的品牌，欣賞不同的墨水瓶設計。如果對墨水的顏色和光澤無感，那麼一次性訂購大量墨水，從一而終也不錯。鯨魚牌一加侖超霸裝墨水，在這電腦時代，夠用兩三輩子了（假設墨水不變質）。可以將它一分裝小瓶，贈與他人；若是寫字狂人，則毫不客氣，獨佔一缸；貧夜客來時，還可以把它抱出來吹牛顯擺。如此大隻的墨水缸，端坐桌上，日日督促，給人以一加侖的威壓。「筆耕」之人，若有這樣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相伴，一如有無限柴油的拖拉機耕田，必然動力十足。



▲現代鋼筆用的墨水瓶通常以玻璃製造。

資料圖片

樂韻歌聲透濃情



HK人與事

朱昌文

疫後生活一切復常，各種文藝娛樂活動紛紛舉行，令人喜見樂聞。不久前應朋友邀請，到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欣賞了一場頗有特色的音樂會，在悅耳動聽的歌樂聲中，周圍洋溢着一股濃烈的情意，台上演出者與台下觀眾共同沉醉在悠揚的樂韻與歌聲中，掌聲不斷，置身這個歡樂的場合，我覺得真是一種美妙的享受。

這個主題為《我的祖國》的音樂會，是由香島中學校友會主辦，擔任演出的是香島長青中樂團和香島校友會合唱團，從舞台上看到，他們人才濟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悠久的香島中學在校際音樂節各項比賽中屢獲殊榮，當中更六次奪得中樂大合奏的冠軍。香島長青中樂團的成員，正是由香島中學培養出來的熱愛中樂的校友組成。他們有些正從事音樂教學，有些是專業或業餘中樂團的成員。香島校友會合唱團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曾舉辦過多次音樂會及參與社會各界的演出和比賽。中樂團與合唱團「雙劍合璧」，在以往多年的演出中廣獲好評。

那晚的節目豐富，包括有大

合奏的《鋼水奔流》、《再唱山歌給黨聽》，女聲小組唱《荷花頌》，混聲小組唱《瑤山夜歌》、《花兒與少年》，大合唱《大江東去》、《天路》，變臉與樂隊演出《穆桂英掛帥》，古箏協奏《戰風凰》，男聲獨唱《東方之珠》，女聲獨唱《我愛你，中國》，以及壓軸主題節目樂隊與合唱《我的祖國》。可以看到，大多數演出作品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

以上的節目內容，通過表演者認真和細膩的演繹，令觀眾深受感染，從樂韻歌聲中透出的家國情懷和敘事。香島校友會主席司徒宏說，為了演好這場音樂會，團員們早在一年前便已開始籌備，因疫情的影響，延至今今天才有機會演出，其間團員們不間斷地排練，精益求精，期待有精彩的演出，讓大家盡情欣賞。

整體的演出水平高，尤其是壓軸的《我的祖國》最令人擊節讚賞。這首曾廣為傳唱、家喻戶曉的名曲，是一九五六年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歌曲以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對祖國、對家鄉的無限熱愛為主題。這次演出版本由香島校友會合唱團指揮杜錫礎重新整理成民族管弦樂與合唱，既保持了原曲的「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原汁原味，又豐富了民族樂曲的表現力，值得大讚。

綠色的男人臉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那是一張綠色的男人臉，正直視着連天的太平洋，天涯無路，葡萄牙人卻看出路在天涯，路在船上，路在海裏。

羅卡角是那張綠臉上的鼻尖，再往前邁一步就是波濤洶湧的大西洋。它是歐洲的天涯海角，海浪拍打在岩石上激起高聳入雲的浪花，呼嘯之聲挾風乘浪，振聾發聵。羅卡角上立着一座高高的石頭紀念碑，碑座上刻着一行簡單的詩句，那是葡萄牙著名詩人卡蒙斯的名句：「陸地止於此，海洋始於斯。」葡萄牙人並沒止於此，而恰恰是始於斯。他們堅信葡萄牙之外還有大陸，還有香料、寶石、黃金、鑽石，還有他們夢想中的「新世界」。他們發現了新大陸，發現了新寶藏；在他們的身後留下了整個世界，一個圓圓的像太陽的世界。

葡萄牙的傳說、故事、文學、藝術，幾乎都離不開航海、探險。葡萄牙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航海家達伽馬，就是那位第一個穿越大西洋，橫跨印度洋，第一個發現好望角，繞過好望角，為葡萄牙日不落帝國第一個征服印度的偉大航海家，怎麼會葬在熱羅尼莫斯大教堂？他石棺前刻着一行古怪的拉丁文，問數人皆不識。後來找到了一位初識古拉丁文的西班牙

人，他皺着濃眉使勁地念過去念過去，終於長嘆一口氣，好像讀懂了。那是一句詩，是號稱葡萄牙「詩魂」卡蒙斯的詩：「他，海盜啊！」我們不由得重複着：「他，海盜啊！」達伽馬的蓋棺之論是海盜？面面相覷，難解其意。熱羅尼莫斯大教堂的鐘聲沉沉穩穩地響了，環顧達伽馬石棺上的浮雕，漸漸看出點意思，遠航的帆船正在乘風破浪，岸上似乎有眾人在相送，周圍是纏綿結成的花環，一朵朵月桂花開成漂亮的水手結。

葡萄牙人曾經擁有葡萄牙人的世紀，擁有葡萄牙人的世界，擁有海洋、大陸，擁有財富、帝國，葡萄牙人要感謝世界最著名的航海



▲羅卡角是葡萄牙境內一個毗鄰大西洋的海岬。

家、探險家，葡萄牙人稱謂他——恩里克王子。

一九六〇年在恩里克逝世五百周年時，葡萄牙政府為紀念他而修建了一通碑，碑上寫着：「獻給恩里克和發現海上之路的英雄。」這座刻着精美絕倫群雕的船形紀念碑，展現的是五百年前葡萄牙人的壯舉，在它的前面是拉平了的世界地圖，鑄造在一塊碩大的水磨石上，葡萄牙人幾次偉大的航海盡標明其上。站在這張石板的地球地圖前，你才會感到天地之大，世界之小，偉大就在於發現。

里斯本四周皆山，山不高卻蔥綠有神。葡萄牙最大的河流特茹河穿市而過，流入大西洋。早晨八點多城市還在甜睡，晚上直至半夜凌晨，城市還在興奮激動，就連那些曲折街的小巷深處都能傳出「踢踏」的舞曲和甜酒酒清香。

葡萄牙人生活離不開三樣東西，一是足球，二是神侃，類似老北京人侃大山，侃無定式，但有一永恆的主題還是足球。我們此去小巷深處就是要品味一下「法朵」。

「法朵」的門臉不大，有一排並不耀眼的霓虹燈，門上有一排葡文招牌：FADO。「法

朵」原是小劇場，微型的，就着地方擺着七八張桌子。一個小小的舞台，最多能站五六個人。兩把結他伴奏，站在後面的三個人以擊掌跺腳為演唱打着節拍，果然瘋狂，演唱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邊唱邊跳，邊跳邊蹣跚地板，我看她像古卜賽女郎，一問果然是。那紅衣女郎唱得非常認真賣力，有些聲嘶力竭，地板踩得很響，伴奏的結他彈得也瘋狂，站在後排的擊掌者、「踢踏」者若痴若狂，整個小屋被歡樂烘托得無以復加。她嗓子真好，高亢、火辣、刺激，跳到忘情之時，連頭上的花簪也被拋到台下。台下的觀眾也開始擊掌、跺腳，發出歡呼聲，好不瘋狂。又上來一位男士，亦有四十多歲，細高英俊，一米九左右的身材在低矮的劇場裏顯得更加挺拔偉岸。他跳的是典型的「踢踏」舞，跳得真好，強烈的節奏，瘋狂地扭動，敲動人心的腳步，激越的高調，讓人興奮、情不自禁。

走在里斯本市街小巷中，昏昏欲睡的路燈下，卻走着一群興致勃勃的中國漢子，我們都覺得那舞跳得有水平，一致認為「法朵」不是唱歌，是吼歌，就像陝西吼秦腔一樣，唱是唱不出火一樣的激情的。